

州志

革集

藝文志卷十三

序傳

藝文志卷十四

碑記



亳州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 三

著經堂春登臺序

一作石經序

明

李維禎

太史

萬曆壬子郢人馬呈鼎守亳創著經堂刻道德經連序共石六十四塊堂左建一臺郢人太史李維禎扁曰春登又作石經前序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括地志曰苦在亳州穀陽界有老子宅及廟馬大夫守亳三年新老子祠復勒其書於石而以余同姓又嘗承乏載筆



玉堂之署與藏室史畧同屬爲序蓋老子大指在澄闇濁而歸清靜化矯僞而還自然其治身每退然處下儉嗇柔弱昏愚拙訥偷渝缺損謝絕世之榮名要於少私寡欲見素抱樸致虛守靜比赤子而象帝先其治人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無棄人無棄物持其安而謀其未兆民安居樂業兵甲不陳什伯人之器不用以與天地相合道大矣德至矣而無如後之學老子而失之也約有

三端申韓之刑名蘓張之捭闔兩晉之清談是已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故申韓之刑名罪不在老子在刑名而托之者也老子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虧盈而益謙有徵明矣是說也今夫人當張強興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導之巧爲取也故蘇張之捭闔罪不在老子在捭闔



而托之者也程子曰申韓與老子懸絕蘓張取道更遠此定論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之用和爲貴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世儒執名義膠器數以爲禮人情厭苦之而晉人放達興焉當時業有識其非立心但利其縱恣耳老子意蓋以行禮者忠信薄而亂始生豈謂禮薄忠信而首亂哉故兩晉之清談罪不在老子在清談而託之者也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子之罪也此定論也易

興中古作者有憂懼故其辭危老子去中古彌遠憤世疾俗其論更爲激切按八十一章而求之言語文字間疑端訟府殆不勝謫惟此三家後人詬病最多不罪後人不善學老而學以爲老子罪吾儒之徒有藉六經以文好學術頗偏釀害天下者可遂曰聖賢立教然耶莊子稱孔子云吾見老子其猶龍乎此或老子之徒借孔子以重其師乃孔子家語有之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



蓋老子之行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闕關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關尹亦言不知道妄  
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玉中之存羽角卑  
之存瓦石是與非惟置物者知之後人不知而  
妄卜且以爲兵家之書爲養生服食房中之書  
禍天下更甚又有好老子而過者引與吾儒並  
立有星月大小之分而道家欲伸老子於釋氏  
上謂釋從老出不知兩家宗旨自不相蒙而反  
以卑老子矣老子注百餘家卽高皇帝嘗爲之

注今悉不敢採第以老子本文令讀者涵泳默  
識不至若射覆滋惑增多也太史公傳老子著  
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而後人尊之爲經或以  
道德分上下或以老子自爲一人非孔子問禮  
之老聃或以列子稱皇帝書任章告魏桓子語  
周金人銘其言俱見老子前而老子引之孔子  
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老彭卽老子  
也然於孔子書無所短長皆畧不論昔晉江夏  
李充著書箴太都明老子非越禮棄學而希無



爲之風余與馬大夫俱楚人爲老子亶亶若此  
敢自附於楚之先賢亦推明孔子與高皇二聖  
人意也

探本澄源之論蘊深積久之文其鬱茂闕肆當  
於漢人中求之明文不多覲也 蕭山蔡必達評

### 石經後序

馬呈鼎

今之誦法孔子者多絀老子夫老子羽翼世教  
有佐於吾儒未至擦入室之戈也原老子名耳  
謚聃伯陽其字也系出丈理氏庭堅殷時從理

改姓李生於楚之苦縣厲鄉苦今屬鹿邑或引  
太清宮爲生地未知孰確至援星流天靜九龍  
瀆浴及脬八十一年剖左腹生生而皓首亦方  
技家神其事以惑世爾按雍益記載青羊入蜀  
玉局仙床青犢白鹿榆有神木毫有升天榆語  
多俶詭老子爲周守藏柱下史孔子過從問禮  
必其人湛於道德有足述者其與語意在去矜  
去滯去泰與吾儒宗旨可而孔子稱爲猶龍  
繒綸之所不能及而吾儒必絀之乎過矣耳以



道教天下唐宗紹混元道益張而其徒遞相祖述師說轉謬祖雲中音誦爲齋醮儀祖服氣導引爲辟穀修養祖圖籙真經爲檄召鬼神祖雲英玉漿爲烹鍊丹藥如寇謙輩老之徒亦過矣譙乘載鍊丹釜井蓋亦附會黃帝鼎成升舉故事然歷考仙經龍虎陰符參同藥鏡悟真等書皆取諸自身之精氣神鍊以入虛非索諸黃白赤紫有形之外物也志稱老子見周衰思以化被流沙乃西度關關令尹喜延之著道經五千

言此經之著在秦不在譙也然則老子實譙人則謂經之著自譙可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依釋經之義卽吾儒之允執厥中者也能清靜則不好大喜功焚林竭澤以耗元氣不招權鬻貨詬笮鉗網以傷國脉當吾世而得一老子太平可立奏也余由恒徙譙守先賢故邦聊與民休息無敢悖於清靜之教暇日乃就太清遺址建爲著經堂而鐫道德石經於其上庶幾垂之久遠嗣守是



邦者登堂誦經勒而行之使民復結繩悶悶醇醇不幾於道乎從古無道德石經石之自余始然非余始也金絲孔壁之藏六經炳如星係於石不係於石乎漢以來石經稱不朽然遭兵燹野火石有時而沒第代爲補修則經不忘余之鐫是經也安能邀神力呵護使不漫滅耶卽或有燬缺補修而存之尙望於後之君子夫道德在心人心不死謂老子至今存可也五千道德蔽之以一言曰中儒與老二而一總貫之乎道

無用苛責矣是爲序

闢盡邪魔荒唐之說似得五千言之旨矣但苦以聖賢大中至正之道爲比擬則又未免援墨而入於儒也

蔡必達評

侍御夏一無恩詔贈光祿少卿序 唐順之

皇帝御極之三年翔佚曜幽罔不蒐剔冢臣上言故御史夏之臣清勤許國註誤淪喪請贈光祿少卿制曰可於是宗伯稱詔下郡國表閭封墓一時里人縱觀悲喜外史曰噫嘻此沉珠而



封其淵也夫秦否之機開於人人伸道道伸世  
交伸則治遞詘焉而之窮窮何伸也古之俊民  
咸思攄偉長乘以英姿信効而未垂以發其晶  
雄之氣顧穎出而折君無特達之知相無意外  
之度使槁項黃馘於荒漠之濱碧血爲燐白楊  
作倚然後徬徨歎賞欲市其骨而卒得一肢之  
用嗟何及矣此傷鵬弔蠅之臣悲嘯無聊而赴  
淵棄疏者沉冥立枯而不顧也文帝悲李牧馮  
不能用以光武之明而敬通卽馮衍也淪落

以死古今同一慨耳侍御公當神宗時三仕爲  
令種花拔薤爲桐鄉及簪筆文石埋輪都亭欲  
以方剛之猷澄清江漢一麾去國非挾領下之  
珠而驚而寤也非繫池邊之罇而遭其啄也乃  
憐者不敢力而忌者不欲力其陽鳴秋橫者歛  
爲壺中之烏兔爲霖爲雲之淵徒沾之鼠姑竹  
籟之間飛揚煜燿盡銷之南宮之片石北海之  
罇壘年增志逝長於辭榮埋玉樹着土中噫難  
言矣使當年伸其開濟之畧出入承明馳驅九



域爲國宣政必燦然可觀旣以時移物易溯憶  
追歎錫一鄉秩欲易其南面王之樂何益然緊  
惟公不幸耳明明穆穆之主無沉不升忠義皆  
彈冠而起而欲朽之英骨猶愈於罔生之奸魄  
尙足衛人藜藿國家得無用之用至於閭黨後  
生有所慕卽有所仰有所震卽有所思且歡然  
得見此不伸之伸世何嘗不幸哉雖然公亦有  
不幸之幸方先朝虎翼鴟張之日公衣繡持斧  
於其間執焉碎躬委蛇焉碎節必有人道之患  
安能以遂臣爲高士卽今垂裳思治然上有委  
轡下有如簧中鬲而外窳公有奉身退已耳誰  
復致憐故曰不幸之幸噫嘻無用之用浮不伸  
之伸膺無幸之幸窮公於世道同歸於詘而幾  
不可問矣悲夫

方伯李正屏定西錄序

溫可貞

兩粵昔稱多難之國而粵右爲最蓋自麗江之  
西迄於思明其地萬山錯峙嵐霧中又水急多  
毒道途修險彼土司負固抗逆已非一日往者



盧蘓之禍田龍間黔首糜爛財精費累鉅萬曾不能一灑象桂無寧宇而五羊唇齒不獲安枕蓋數十年於茲矣今盧蘓雖平而思明之抗王章猶故也土目陸佑驍悍聞於南其跋扈之狀當事久爲粵憂頃乃逞螳螂之臂擁衆數萬內鼓三村四寨以樹威外勾周佑周保以張翼掠思陵而執官奪印凌本管而刀石守貳至風門之戰官兵戕沒原野膏塗思明幾於沉陸虐逆甚於盧賊粵東震驚九重赫然震怒一再命師

諸大夫飲恨於疆場無不思滅此而朝食時方伯李公正屏以總轄司餉轉運靡不敷也調度靡不宜也劑量斟酌業殫厥心而制軍知重望若公鴻猷若公嘗耀捷伐於邊陲出湯火於秦晉蠹茲陸佑正公展布驥足之一時也於是以監督任公惟時溽夏瘴毒橫飛公跋涉間阻直抵巢穴且謂一鼓慮有差池而計縛乃可全活故馳招降之檄而逆酋黨散建綏撫之旗而脅從歸命縫信布之裾而數萬生靈死而得生無



何賊佑計窮授首餘黨相繼就擒雪風門之耻  
報思陵之忿計日不過浹旬而西徼底定乃善  
後之宜公猶惓惓於釋危疑置留守職綏彈壓  
兩爲之所方奏凱間公乃有晉藩之命粵民扶  
老携幼攀轅墮淚欲詣闕借留而尸祝之士大  
夫詩章紀錄及夫女謳童歌依在人心目間  
公以便省歸譙可貞觀其容穆如也聆其聲咳  
侃如也方竊附於事大夫之賢爲桑梓奠安謝  
而文學諸生出定西錄及士民之歌頌囑余爲

序拜手受簡曰先生不憚溽暑瘴癘厥躬盡瘁  
之義也不血甲士徼功好生惡殺之仁也平逆  
賊留多餉幾先如神之智也何疆不戢何圉不  
奠寧唯以造粵者造晉哉方今四郊多壘漸次  
平服而外寧必有內憂城社之憑奸廟堂之煬  
灶過於陸佑父子者多多矣正九重倚重之日  
可貞將拭目以觀太平之宏猷而受祚寧祇兩  
粵已乎

送劉使君還南海序

王寰洽



嶺南劉使君亳人召杜也乃以言去位使君不  
職職驚也不惋惋悽也愴乎其若未始有也夷  
乎其若解鞶厲不惜也而亳人則若免赤子於  
懷奪冬日而置之重陰也室於嘆途於咨市於  
語校於議一國若狂若索競賣壺漿枳公車仰  
吭鳴曰縣官忘百姓耶監司忘百姓耶何予之  
餽而遽輟其鼎也嘻稱量有衡是非有司乙爵  
之衡畸上而鵠鳥之司畸下下不能忘言則百  
世之衡也我公之惠屈指更迭民請識其大者

鴻勞滿野蝗飛刺天桑林之烟雨空濛棠樹之  
陰雲覆露亳人之不致轉徙者使君能無焦勞  
乎參差之玉如筍踴躍之金在鎔以色以柔我  
廸我式亳士之不至敗羣者使君能無型冶乎  
邑無式問之賓市鮮停車之彥凡冠蓋之倫皆  
禮與體俱此使君延單父之堂上者也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一環之底致辭四阨之歸如鷺此  
使君保鄭郊之世賈者也桁楊生塵犴狴欲蕪  
雖非桐人蘆獄之風絕抄墜石覆盆之苦自使



君之視憲事獄有妖燐耶不移之判爲山下令  
之源流水滿百不留片言可折自使君之視簿  
篋案有滯牘耶通神之字滅袖投夜之饋自遠  
穩歸舟而載石惟兼兩之竹書清芬始醮白首  
逾堅使君之清可以指水矣蒲堪就刈杖可稍  
雲解三面而祝網安夜作而興謠漁陽載歌道  
州白署使君之寬貞文饒後身也使君能於政  
能於品所不能者陽鱗耳而當事者遂加夷光  
以黥痕題駮耳以蹇驚指揭車曰菘蕘曰孔鸞

爲蒼乳是潁川渤海爲稗政也縣若者之是非  
以風於有位不亦難乎且不爲使君地不爲百  
姓地耶民將叩九閻肺石公迺然曰諸君大誤  
人間世是非亦何常是者非之撲滿也非者又  
是之芻狗也余不佞何能越是非之囿卽詩書  
所稱伏波之珠不疑之金第五倫之誣釋此不  
言今有懸魚塵甑得無謂矯情乎却金封緘得  
無有射影乎拔葵埋肉得無謂有私瘞乎鄴令  
投巫我知其不免擅刑長孺發粟我知其不免



乾沒卽吾家寵選父老一錢恐亦不免簞簞之  
誚且天下事又何足語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庸詎知非者之非是耶庸詎知是者之非  
非耶南華仙有言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  
有爲有夫以無有爲有卽神禹且不能聽我且  
奈何哉南華奈何余不佞又奈何也余有先人  
敝廬在海曲老屋數間長松滿徑羅浮之月窺  
人草堂之靈誚客望五嶺如歲歸去詞染於人  
矣乃徼惠伊人幸甚吾歸而裘褐脫粟以自娛

赤腳長鬚以供役種秫可釀以供飲時狂歌短  
味雜牛笛樵唱中回首折腰物猶恨其去我晚  
也維歲時登高麓北望而喫諸君諸君亦登城  
臯南望而喫我且勤父老辦香吾何所不得於  
人間世也因大笑驅車去

亳州公齋紀事序

明 羅萬藻

公齋紀事者葉奕武先生戰賊全城之始末也  
賊發於秦蔓於晉豫楚蜀之間如癰之濇無不  
靡潰再出八遂復突汴東南行陷霍丘陷潁乘



勝圍亳當是之時賊視亳直舉鞭蹙之耳先生  
顧能以亳戰且三戰三劓賊以去亳竟以全夫  
前此之戰賊者大小不下數十斬捕奪獲張皇  
露布不爲無有然合五撫之重禁旅邊兵諸道  
之選鋒勁騎無不畢屬十年以來戰勝之賀不  
勝敗績之書亦可見矣先生東門之戰迫而撲  
之背城之計節短勢疾使賊無所用其速而後  
我得舒吾謀此一局也再戰則益裕矣屯兵義  
門使賊失氣以去而但以密計夜半掩擊之俘

其僞王子又再戰則但以義兵三千扼之界上  
爲祖帥指授地勢敗賊于穀熟村斬級千餘  
遣鄉兵扼盧家原賊乘夜復趨亳復大復之  
三戰而益整以暇此非有三邊五督之重兵  
雄一道也亳於鳳獨無屬邑州守之令非有上  
方可挾以震讐其部衆也讀其紀事蓋先生初  
入亳已知亳必有兵事而其地爲二陵門戶之  
衝則宿兵尤急甫下車卽加意清里役鋤強禦  
增城堞濬濠水不遠請設營伍兵故先生用兵



之意非始於賊至之日也寇至逼大梁檄募鄉子弟爲義血推以血誠而單騎詣各村俾就附近保聚而選其少壯立統領遇警則與義兵相應此可謂知兵之本矣合觀先生前後輯主客兵使無譁者再權也下令避難者不負薪穀而至城不啓薪穀滿城下奸人不得闖入畧也定營規別城夫部勒守禦分布械器定也召揮使以下登陴而盟之激以忠義誠也約法三章也也夜出三千人從數里外作馳擊狀聲言淮兵

援毫隨止弗入而出梁夫一夕遍豎淮兵旗幟已乃大揚兵循環絡繹賊不知所爲用虛也禁搜捕割級不爲賊歐民伐謀也之數者雖古名將用兵出奇制勝未必能兼有之而先生隨方合變常克自見其有餘何哉自有流寇以來發策者動以虞詡朝歌張綱廣陵方平益州爲言意獨責之郡守予顧謂此寇連合數省當如黃巾三十六萬非得皇甫嵩朱儁輩一蕩滅之不可耳而予友章大力扼腕時務斷謂朝廷當重



州郡之權使得自用其財自將其兵雖虜可滅  
由先生言之大力於施用可謂有其端矣然予  
去冬上京自金陵渡江經寇所焚殺之地父老  
往往言兵不殺賊其尤憤惋者云賊犯滁時當  
事者常令扎兵衝要以扼其歸斷大木爲營四  
周以塹深廣泓然比賊至匝之一矢一砲曾不  
敢施主將而下畫營赴塹以死或云當事者更  
檄使無戰此未必然當是不能使之戰耳夫不  
能使兵以戰雖推轂授旆掃境屬之猶不足恃  
而欲徒重一州郡何也予以爲先生者自可辦  
賊而天下不皆如先生故欲重州郡之權當先  
議其人得其人則所在州郡之任真可以賊付  
之耳今先生全境保民之跡具在皆可爲用兵  
者法故予叙其紀事不厭其詳蓋如此紀事爲  
先生令嗣寶持伯仲所述兩兄皆有異才寶持  
予年籍畏友也今已成進士

薛考功奏議序

劉恩沛

自有明以來吾亳人物咸推薛君采先生爲第



一先生學宗伊洛詩軌宋元爲西北諸儒之倡  
當嘉靖初大議禮進爲人後解爲人後辦數千  
言竟以此罷官去遂高卧不出益自倚伴于山  
水間先生歿而其後人於萬曆辛卯刻考功集  
先生之詩文充棟獨求所謂大禮議者而不可  
得蓋諱之也夫隆慶改元議禮諸臣業已槩蒙  
湔洗至神宗時猶諱之此何意歟吾讀汪鈍翁  
明史擬傳頗崇尚此文而惜其闕畧而不備每  
以爲恨一日老友田汪陂持文一卷見示則議

禮全稿也云得之其孫采臣家余反覆觀覽嘆  
其引據精確有何子元鄒謙之兩先生所不及  
者故畧爲正其魚豕刻而布之使海內知先生  
者有所嚮慕嗚呼考功全集凡十卷明季之亂  
簡編散失惟余家書篋中之所藏者趙璧僅完  
每欲摸寫付梓以此文冠其首而自傷力有不  
逮然此意則何日忘之毫南里許爲先生藏玉  
之所其東則薛氏閣又其東則祇樹園先生之  
臺沼存焉今皆歸之緇徒黃冠而不可復問獨



此區區數千言者猶能保全於兵燹亂離之後  
蠹蛀剝蝕之餘則先生可謂有後而采臣之賢  
爲不可沒也因記其本末而弁於端

弁江上越吟集

孫養粹

憶庚辰秋魄旣望予銜戚歸里躬畚插登先人  
壙掃幽宮而封樹之自分豐草長林百年守此  
一杯土耳其亡何飢疫告凶里民日悴農笠釣竿  
漸化爲蜂鍼蠶尾然而未大毒也迨壬午之夏  
封狐長鯨噬臍陳宋而吾毫續之食禍尤烈予

親膏寇刃瀕死不死一椽之宮化爲飛烟百畝  
之山鞠爲茂草矣越兩月金痾稍痊携家南避  
一葦白門脫病吻而葺鳩若稍安枕焉但客竟  
未定旅膽尙搖鼠口之糧弗春牛衣之淚頻滴  
每當淫雨粘窻荒燈射壁痛定思痛有感必哭  
有哭必吟三寸管入手輒覺生死流離之悲感  
向隅泣壁之戚苦鳥驚獸駭山飛水立之震搖  
冷刃寒芒勁弓毒矢之鋒焰腥風血雨白骨青  
燐之悽愴敗堵頽垣黃茅紫霧之荒寂歔歔拂



拂從指喉間出飛落紙上予亦不知情於何生  
抑於何底也未幾登姑蘓之臺思先人之舊履  
泛鴛水之舟倚故友之鳴佩借彼樂郊妥我游  
踪非不可以破愁城而銷病骨然故舊擲酒杯  
酒話心不能奪我孤帆泊空冷月掛壁之愁香  
橙玉秬白酒紫螯之供不能消我三鬴炊塵八  
口噉飢之夢每一念至驚寃傷臆回首三山且  
下并州之淚况丘隴田廬茫不可問之家國耶  
詩成額曰江上越吟亦識予羈旅牢騷不忘故  
鄉之意耳倘天惠澄江洗我妖氛予將率童稚  
輩持杯漿澆墓前土退老首丘之上不復折浪  
游之屐矣

北譙李先生傳畧

王寰洽

先生諱縉字德佩其先建業人靖難時徙亳數  
世生縉幼倜儻有大志思一當世用爲應制文  
卽冠儕偶然非其好也陰陽刑名諸家言闡及  
之兵陣易數不假師承尤精深隱然青衿隆公  
輔望嘉靖辛丑河決滯漕輓御史大夫躬壁馬



之役聞李先生名聘致之先生乘一騎上下河  
瀕尋源爲曲畫功成先生居最賞格不行迥如  
也庚戌時天下多故徵智勇之士當事者欲先  
生起應詔時丁外艱辭不赴先生嘗陳時務八  
事上兩臺公嘆曰誰言秀才無人章下守吏先  
生數應鄉舉竟待歲讀書成均觀四方之士乙  
卯歸杜門不出倭奴蹂躪淮海郡刺史造廬干  
以策先生書十議貽之皆鑿鑿宿將所不及且  
曰此長策也若正若奇若正奇若奇正若法若

謀若術言難聽矣刺史執策再拜曰先生天下  
士也御史大夫李公盡護諸將聞之遣羔鴈庭  
聘命守吏勸駕先生始就道至廣陵焦民部迎  
揖之曰此何等時先生高臥南陽耶入見客上  
坐有文將北法當戮先生諫曰書生若韓范不  
謂無人然不可名使括也牧野之師不屬周召  
張文成人傑也築壇拜者必韓王孫何也公曰  
柰何先生曰公不聞涓人買馬骨之策乎自隗  
始者士鱗集戲下公曰善命先生護一軍駐夷



嶺於初起意稍不符遂移疾歸四方執經求識者戶外屨常滿或勸之仕先生笑曰吾安能縮一墨綬仰少年面孔也且廉吏不可爲况貪吏乎客休矣壬戌春寢疾遂自定葬期間家人曰何日日戊戌先生曰吾去矣復問曰何時曰午先生曰當申至期端坐而逝子胤酉能文有父風王生曰以余聞先生蓋慷慨節俠人也及讀其傳宏識善兵似范文正數術似管公明諸人而蒸蒸孝友不減陳仲弓使其雲蒸龍變功業不爛然哉而世卒不一當其效吾怪乎其生之者矣吳越之士操片技衆爲標飾其視古人不啻俛下先生善晦而窮邑無文章柄勒其事以藏名山令蓋代異人幾與宿霧共覆數亦善奇矣悲夫

大方伯李公小傳

李方伯公諱國士少沉默遠慕刻厲期古人家食時下帷授諸生吾伊達子夜不輟月俸積檀粥田百畝悉推予孟季事兩大人怡養曲致菽



水必親嘗迄今歲時伏臘猶號泣甲子舉應天  
亞元丁丑成進士宰豐城豐故巖邑衣冠蟬聯  
鵲起畝稅悉影移小弱戶宰多不欲理卽欲弗  
理也公毅然清稽豪有力爲斂手奉法豐城人  
立祠報德無已時獎借士類如熊鳴夏輩先後  
拾巍科一時稱知人入爲刑科給事岸然自持  
疏治河恤軍等議鑿鑿偕大計尋僉憲東浙瀕  
海諸郡戴若明神靖故潘相家難全宗祀薦紳  
尤亟頌之叅藩廣以南故漢夷雜處地公叅伍

寬猛土司無敢驚然生戎心擢關中副憲搜隱  
糧萬石佐邊餉飾馬政覈軍伍恤郵遞鑿鑿悉  
石畫移鎖隴右春秋閱邊防躬歷險隘盪松山  
寇獲首口三秦號爲紫塞神君轉粵西外臺宗  
藩避跡犴狴無沉寃薦剡稱法重如山門清如  
水蓋實錄也已晉右使守蒼梧梧百粵要害公  
撫循猺獞諸種漢夷安堵無何土目陸佑跳梁  
逆王師顏行風門之戰喪甲首三千當宁赫然  
集兩省兵七萬殲之日費金千公視省篆爲區



置饋餉飛輓不絕攻數月竟無一矢加遺大中  
丞知公壯猷練兵事檄公監軍公單舸抵思明  
散降票數千紙督大將軍勿縱渠魁不浹旬逆  
佑授首獲首功一千奇降三萬奇遂大定以功  
當授節鉞會御史員缺久未勘奏既總三晉藩  
逾厲素節抑僥倖蠲繁費塞一切弊竇大爲同  
事所忌固無可覷公者乃肆郭開之謗及公入  
覲銓司不能平而難之者鐫一秩公竟歸杜門  
高卧時時戒三子勿預人事三子固雅士而公

蓋平生絕請託云自諸生至藩伯未嘗一語移  
郡大夫大夫時候公里中利害又不惜媿媿選  
僉憲過里時武平軍以徭役故幾至脫巾公卽  
爲白當道力調停之始帖然無煩言衆請尸祝  
公公弗許至節春晏止里甲定武所敦師誼毫  
父老能言之此錄其鉅者云而公之勲德猶未  
艾焉外史氏曰吾於公而知古今之義焉大都  
公方正有識度而貞以誠蒸蒸孝友若王太保  
名德碩修若陳仲弓郭有道忠誠體國若司馬



君實所至不爲赫名矯行而去後常見思若何武及其當大輒恢遊亦又若張忠定蓋確不可拔之槩淳不可漓之質不爲識牽俗易故執方而通之也古有社稷臣公近之矣若今之謂通方者吾懼其棘韞而脂之也

孟增廣傳

盧見曾

增廣姓孟諱宗素字太質世居亳州前明啓禎朝諸生以學優補增廣生顧屢試未得舉用當是時溫楊用事於內李自成張獻忠倡亂於外

中原鼎沸萬里塗炭而亳郡爲河淮門戶地當四衝流賊時爲出沒增廣乃率其家屬避亂於郡西渦水之陰賊之攻城也破亦屠降亦屠丁壯則剖腹以飼馬嬰兒則貫槩以爲戲至虜婦女互相淫污後復截其踵以佐酒及援時則載所殺者之手足耳目口鼻等以啓行水則舟接陸則軸聯是爲聲勢故賊未至官民先自風靡未幾又攻亳屠之留其婦女之少壯者赤其體以前驅呼號載路遂軍於河之南肆其克淫而



不去增廣聞之忿甚謂鄉人曰賊淫惡如此又留駐未行意不可測與其賊來殺我何如我先殺賊且乘其未備可破也鄉人咸切齒願從乃集有數百人卽東馳渡河增廣率衆突入喊聲奮擊靡不一以當百是時賊於營中方人人擁婦銜杯安心縱樂一時不知兵從何來心膽俱喪走死不暇追殺數里遂奪所擄之婦以還明之亡也撫臣貪於招撫守將憚於追襲養成癰毒致成慘烈是以流賊之橫行無復顧忌日可

緩轡徐驅夜可解甲而臥是役也雖成於志義之氣亦爲賊之所不及料所謂出其不意以少勝衆者此也夫闖賊非有項羽季布之能兵李密徐勣之攻畧也又非有巢穴之足據膏腴之廣之忠義而又加以紀律訓練之兵不過三千吾知其拉朽摧枯寧須時日耶觀之增廣則又彰明較著者矣增廣自敗賊旋西部乃令各擄婦奔避他所後賊來益衆終以寡弱不敵乃之



懷遠又更江寧及

國朝定鼎賊咸服其辜至順治三年春始歸里康熙三十二年當事訪耆德之堪膺鄉飲者都人士咸推增廣以副聖典享年九十有三乃卒今亳學生員孟衍仁孟衍泗乃其曾孫也

王吏目傳

王吏目者明崇禎末年亳州之吏目也名諱籍貫俱不可考緣時值亂亡亳兩遭焚殺文獻俱盡所餘二三野人但知有王四爺之稱嘗曰王

四爺最愛我亳民我鄉人今日尚得生者皆其誘賊殺賊以存活我鄉人者也州明經張純夫謂余曰吾少時嘗聞鄉父老談及王吏目殺賊事崇禎甲申之變吳三桂請

本朝兵討賊賊奔旋西亳不爲備復遭狼籍折城之日知州何燮死之吏目以在外不與難當是時本鄉土賊房文宇高見寰聶三虎等乘機入城焚掠荼毒比流賊倍甚及吏目旋日見城破官死已屬無及而土賊之勢方獗乃喟然曰



吾縱不能退流賊以全城又安忍見土賊之橫  
害乃爾耶顧孑然一身莫可誰何乃佯與賊爲  
謀畫吏目平日信義服人群賊倚重之未幾賊  
自相携貳遂起爭奪吏目又佯爲和解陰使攻  
殺不匝月而房文宇等俱斃盡無一存者此所  
謂以賊誅賊不煩一兵而地方寧堵者也

本朝定鼎時吏目不知所終或以爲殉難云遺  
跡苦無考據唯州城隍廟中有一碑記載王四  
爺名目亦不詳其名貫其碑所載乃吏目爲道

人脩廟并出贖田增置田產之事里人感其  
事而誌之夫以吳公之治行第一漢史尚且失  
名至今嘆想之下猶有吳公在也王吏目爲民  
除暴遺惠於亳者甚鉅若不表而誌之千百載  
後又安知有殊績之王公也哉

苑亮傳

苑亮亳人韓斌之僕斌以武進士任福建興化  
守備康熙甲寅春耿逆叛脅斌授以僞副戎職  
顧思歸



本朝不爲用命逆愛其勇多方籠絡復流言斌家屬  
以降被戮絕其歸念由是斌頗爲逆用力浙督  
李公患之欲招以諭札必斌家人乃可往因檄  
斌子世晋至衢州斌母曰此行非死亮從不可  
亮偕數僕隨世晋至浙制府見晋幼未練事乃  
詢諸僕曰誰能至閩寄書致爾主歸者亮慨然  
身任制府乃授之札示以方畧使之全主亦以  
自全亮唯唯受命平陽王鎮及世晋皆屬書去  
世晋拜亮亦拜相向號哭若將未訣者亮縫書  
於履毅然獨行至仙霞嶺爲邏者所獲執以見  
僞帥馬九玉亮曰本韓奴主家屬因降正法逸  
以報主逆恐有詐令檢其身無所得乃押令至  
斌所識認不許私語亮見斌抱主足慟哭告以  
家屬被戮故而因暗指履以示意及將押去則  
言履破請易之斌見其無踵也許易履亮去斌  
悟意折履得書當日卽率僞都司王得功僞把  
總畢得臣等共六人渡河輸欵逆覺之追不及  
馬逆酷刑訊亮者三但言有家書而終不供制



府有賁論也遂醢之君子曰亮可謂舍生取義者矣殺身濟主而不以洩敗抑何其智深而勇沉與又聞斌父以事被誣時在太學肄業官索不得乃執亮拷訊幾死終不吐寔事遂以寢則亮之忠義固有素矣

烈女傳

烈女不知其姓氏相傳北人也康熙間女之父避仇竄居於亳是時女尚幼女父以賣腐爲生至十餘年積貲有二百金女年長殊有姿色復

端莊自好鄰里欲聘之女父母計親戚墳墓俱在北因避仇而來亳終必北歸不忍遠擲其女一日乃挈家旋北以爲日久仇消故鄉可歸也女與母各乘一驢其父徒行以從離亳二十里許見兩騎北來佩有弓刀突挾其女疾馳而去其父與母追奔數里哀號乞還女騎勿許其父乃出五十金以贖女又勿許旣而罄其所積之二百金以貢之騎取其金復挾女以去父與母呼號不舍騎並殺焉復行數十里女見道傍有



井伴言口渴索水騎以孱弱女子也許之下馬取水不得汲器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一人往取女伺守者前顧躍入井中守者猝無計取汲器者至乃以汲繩縋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又縋繩引救女之人井上者方曲身俯井垂首力引女於是乘勢極力推之并墜井中女乃跨其馬奔高樓家訴其故村人齊赴視之果有二人及引之出一人折頸而斃乃所推之人也女拔其刀俱斷其首橐金咸

在報之州守驗與訴符州守奇之曰汝父母俱遭不幸隻身歸北誰與汝主吾嫁汝可乎女頓首泣謝因留人署中擇所拔諸生未娶者以嫁贊曰強暴橫行豈不畏死殺人掠人誰不切齒熒熒弱女呼天無由佯渴汲水乃亦其仇智從烈生勇由孝起銀瓶趙娥兼以垂美

王五姐傳

蔡必達

忠孝節義皆屬不朽事業而特行奇搯表見於傑士不過古今卓卓數人其出自婦人女子更



爲一代之創聞也。譙有王姓女名五姐者，方襁褓時卽約婚於州諸生李範同之少子殿基。範同於順治十六年間以叛案正法，家口入官歸旗。當是時五姐年未成，旬聞李殿基簽發，皇然無措，目瞪視者終日。其兩指相掐，皮肉半去，血淋漓猶未知自。李殿基解京歸旗後，五姐年漸長，父與兄另許適人。五姐曰：我李氏婦也，非李氏不歸。後逼之，榜掠備至，終不可奪。而李殿基發入象房爲奴，已十餘載。一日以幼時約婚，王

氏故告其主厄里庫，請給假完聚。許之，及抵亳五姐之兄王邁，千不聽娶，且以逃旗首告有司。是時禁逃例甚嚴，州官不復辨其婚事。於是殿基復解歸旗。將解時，五姐使人遺以貲，並出一小鏡，分割之，各藏其半，曰：此鏡必合也。自殿基復解歸旗後，邁于益逼之，改嫁乃禁之。空室絕食數日，不得死。一日五姐獨居樓中，父王某持刀入樓將殺之。五姐雖泣曰：父不念生女乎？父擲刀亦泣曰：爾兄使我殺汝，吾何能忍如是者。



又十餘年五姐自思年將四十無緣歸合母死  
父老弟兄若仇日月云邁老死無依如何如何  
乃乘兄邁千緣訟事外出竟驅車詣京都覓其  
夫以踐前約時殿基供役象房旗主厄里庫以  
背婚解歸故當時以蕭氏女給配殿基生一子  
矣至是遇之符以原鏡果合殿基告主完婚五  
姐不可曰若不鳴於上官是私奔也復控城御  
史所城御史阿爾賽據詞奏請

聖祖仁皇帝義其事 恩旨將李殿基赦歸原籍令

與完聚並令有司分給五姐祖父所遺房產以  
爲嫁奩五姐於是得歸李氏而邁千隨以疽疾  
潰腐死譙城劉使君謂余曰予與王氏同里備  
知王五姐之奇節至今五十餘載矣人物俱亡  
其節義猶耿耿也五姐雖屬婦女而言詞侃侃  
若懸河莫能屈之至其貞毅之氣尤足感人吾  
任行人時都人士猶稱王五姐義伸九重并  
太皇太后召見之事至於王公大人莫不欲見其人  
見則隔簾再拜之若禮佛然或呼善人或稱賢



者莫不嘖嘖爭重一切贈銀幣以爲五姐壽者俱不受人益義之及出都時旗主亦以前所給配之蕭氏女爲五姐媵迨五姐歸里完婚後卽出所給撥之產銀爲其夫捐入國學俾列衣冠至於王邁千始時抗違不給房產地地方官怠玩稽遲幾至復詣京控理此事余則爲之斡旋以全其終始蓋余彼時尙屬諸生云夫緹縈上疏爲父而籲帝趙娥殺賊因親以刃仇若王五姐以未成婚之女明目張膽不憚百折終至完合

且蒙復籍誼傾

聖主聲振京華豈非女中之奇傑也哉



亳州志卷之十三

亳州志卷之十四

藝文志四

碑記

大饗碑

魏曹植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  
 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  
 暴滅蜀虜之僭逆於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  
 之技簡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  
 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



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辦役  
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以士有拊操之  
歡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  
加無強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  
征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渚潰將汜自三  
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以染鉞血蜀虜  
以釁鼓耀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  
之灾孽去聖皇之宿憤次於舊邑觀釁而動築  
壇壝音位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

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途慶雲垂覆乃備  
蹕御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衛乘金華之鸞輅達  
升龍於太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風舉萬騎龍  
驤威靈之飾震耀康衢旣登高壇蔭九層之華  
蓋處流蕪之幄坐陳旅酌之高會行無算之酣  
飲旨酒波流肴承陵積馨師設縣平聲金奏讚樂  
六變旣畢乃陳祕戲巴渝九劍奇舞麗倒衝文  
踰鋒上南踰高舩音江又音角鼎緣禳舞輪擿鏡騁  
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



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詭變屈出異巧神化自  
 鄉校將守以下下及陪臺隸圍莫不歆淫宴喜  
 咸懷醉飽雖夏啓鈞臺之饗周成岐陽之蒐高  
 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尙茲是以刊  
 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赫王師征南裔奮靈  
 威震天外吳夷讐音拙蜀虜竄區夏清八荒又幸  
 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亳州糾曹廳壁記

唐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

兵牧無政蒼生有瘼則天子責我汚吏侵人奸  
 聲蔽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職曹有留事則二  
 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虐蹟則黎元懟我由  
 此觀之錄事叅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  
 獨難其人觸邪外臺禮隔宜矣宜斯賞拔多至  
 重官譙亳郡上應心月禹貢屬豫州分野隴西  
 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盼壁間歎曰官猶四  
 序成功者去屋壁無記吾將安仰始編舊政令  
 于叙之



修文廟記

元名 謙 失姓

孔子之道與乾坤準乾象以形覆而天道成坤象以形載而地道寧孔子以教傳而人道立故通四海歷萬世咸廟祀以致崇極不敢有絲毫遺墜主民社者將植化以示之人務莫急於此矣堯有孔子廟昉自丁巳創建於張汝南王柔今且八十年郡官更居無慮百數踵事增修僅十舉至元重祀之三年丁丑冬十二月清泉蓋公來知州事甫視事伏謁廟下相其門廡樓亭

歲久不葺日就剝落蹙額不勝歎曰是責也我任之間學廡俱以匱告問學田歲入則有隱租可資明年春二月公公合議於廳監郡阿里海牙公歡契之二俸僚屬而降交贊之遂括其隱倍莠於舊會其贏當割其租之五千緡乃治樸斲甄堦堦音維定調聖音因化塗練日元功價出物入備分工合匠趨獻能吏慎董役屬邑無所擾主民無所哀無浮費無曠時浹五旬而就緒其先西廡七十子之像列從祀也中墀近右有



亭樹大德加號碑揚德音也東碑在亳西碑在  
建廟各庇以重屋昭成績也廟之南峙神門又  
南建櫺星門壁背傳朱安聖靈也茲仍舊規凡  
蓋瓦級磚凡曲桶枋棋甃石之朽者舉撤而新  
之且多飾於其先焉儀與觀兼隆華與質適稱  
望者竦驚人者增敬過者嘖嘖屬領厥首又以  
宮墻四環卑不踰肩無以肅內外改築而高之  
加覆以厦自講堂西北有餘地築室三間以居  
文學官郡人士樂其完願勒石以紀攝學正曹

時晦謂謙實州佐而身歷其詳宜爲之文繼正  
李渥踵來速之噫有牧者知治民而不知化民  
久矣苛禁暴令以市聲敲扑桎梏以鼓勢日治  
道固在是此無異父之教子不能豫導以義方  
俟其惡行狼疾而始呵之杖之真寡恩也哉今  
公布政可謂知本者夫使里巷小民觀夫子聖  
道若是其可尊則老必諭其少長必約其幼自  
相率而馴於教非感化之妙機歟

譙縣創建尉廨記

元張瑾



夫生齒蕃聚必建官設屬以什伍之布教宣化  
廼有解居以尊異焉蓋民非官則擾官非民則  
褻擾則宜治褻則當崇古今通義也粵若譙邑  
畫疆百里土沃俗阜視古侯國自金季板蕩殘  
於兵盜遂致荒墟又與宋壤比時有我元汝南  
忠武張王來戍於此宋人怖威不敢窺境遺民  
遡風襁負還業以寧其居月益歲盛而克復其  
舊焉後賢牧繼治官方物宜致用悉具今已六  
紀矣然而一尉每倅就民廬羈棲更多尹莫有

舉者庸非滿典哉至年壬戌良月末年王君正  
作斯邑治尚簡靜黎庶欣之一日履視前政知  
尉解久曠愀然不樂適窺民自言故宅當縣治  
之西願售者君釋然曰此卽吾之尉廨也與監  
縣伯顏判簿祁仿合心計畫用楮幣一千六百  
十緡以購入焉當舊四楹改塗易楹以正官署  
推美財創兩廡以庇吏率大門南吐音垣周繚  
匪踰匪墻厥美適中而王君可謂知先務善於  
其職者矣抑嘗論之尉之職主於盜而縣務勿



預盜之興不由尉而尉爲毆之是尉縣一體也  
世之爲縣者多與時興師而不相卹何哉蓋由  
縣責尉毆盜之勿勤尉亦責縣之不以禮相善  
遂致乖刺雖文移小失猶苛責不容又奚顧尉  
之無居也哉今王君乃以掇治縣餘力以成斯  
宇是能通一體之情以相卹而尉亦能勤以相  
輔而見報也不其美歟噫後之爲尉者宜盡毆  
盜之方以忠吾職毋以縣之不禮而自怠爲縣  
者當潔其興盜之源以自勵毋與尉齟齬而不

相卹俾縣尉合一則民盜戢矣居斯堂者若乃  
玩常踵故靡冗率畧姑道公譴於文移則非王  
君之所望也解旣落成尉李彥澤介友人孔元  
叔求予誌其創建之由於堅珉以垂永久遂序  
其事以爲之記

亳州天靜宮碑記

元張起巖

觀道德篇有曰貴大患若身道德無名不敢爲  
天下先之言又不矜不伐不爭不自是不白見  
之言莊周祖老氏者也其言曰虛靜恬淡寂寞



無爲者萬物之本也夫以爰清爰靜退讓無我  
身與名宜若外物矣尙爲是乎先矜衒也哉然  
而爲徒者必大其宮室尊其稱謂土木之工金  
碧之飾不以少遜於浮屠氏似與老莊立言之  
旨相左而此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尊其教也今  
爲臣焉而怠其事子焉而隳其職官守世業視  
如郵舍者多矣况乎以諸方雲水之偶合能一  
意乎報本反始而迄續乎成是則可尙也已宮  
在城父之福寧鎮去亳郡四舍距渦水二里道

士牛志春奉伊宮提點劉道廣以老子生於此  
宮址經營至久而成且言宋天禧二年盛度撰  
舊宮碑文漫滅不可讀而銘半存有三班教職  
王宗某同監修官毫之守臣名銜在焉蓋奉敕  
而爲之也今承舊基而創新之囑余志之志春  
華不注里人余同鄉也乃銘曰大道渾淪孰知  
其然粵惟老氏探妙其源何以驗之有五千言  
緬惟厥初流光是圍祥發誕彌靈赫有年自古  
在昔尊崇云極朝享不違奉之無斃秘殿耽耽



長廊翼翼文彩輝輝周墉屹屹齊庖庫庖經構  
靡遺烝徒景從爲國祝釐歸美君師報本在茲  
曷爾朋簪昭茲嗣徽

寥陽萬壽宮碑銘

元杜禧編修

自昔皇帝於崆峒山問道廣成子厥後有真人  
間出能提携天地把握陰陽歷代變現有鬱華  
九靈赤精尹壽出焉老子篤生周室利見苦鄉  
在商周時爲守藏柱下史著書五千言垂世立  
教無爲而化清靜自正歷代褒崇蓋爲道德之

祖天地萬物之宗者也當時孔子問禮稱其猶  
龍太史公叙九流以道次儒歷周秦而下炎劉  
之世竇太后好黃老言宏揚於前魏寇謙之倡  
玄宗復修明於後李唐之代尊之爲祖開元中  
加金闕之號屬皇朝之有天下也長春邱公爲  
太祖皇帝之所親禮問長生要猶呂望之遇文  
王子房之於漢祖也由是玄風大闡海內琳宮  
道宇充斥相望亳州古譙郡自秦漢而下稱爲  
名邦國初有通真子劉志義世爲相下右族自



冲幼岐嶷志惟慕道師事東海純真子劉志純  
知其異氣賜與通真之號與師周旋河南師亡  
葬於清風嶺歲庚子北渡抵於覃懷宏暢宗風  
威音大振問徒靜侶日益衆多居民士女填咽  
其門戊午扁舟南渡河時太師汝南王張公駐  
兵於茲郡一見公猶如平生虛左而禮之郡之  
東北土人謂曹公之故宅遺址存焉袁延其步  
張侯以其地而施宇公以爲道院遂於內創構  
宮觀榜曰玉清萬壽宮俾弟子女冠劉守真居

焉後於郡之西南隙地望仙伏龍橋之旁昔呂  
仙翁棲遊之所喪亂後鞠爲蕪蕪公躬持畚鍤  
經之營之鳩材僦工登馮板幹未朞起正殿五  
間中塑三清後殿玉帝左右兩廡五祖七真又  
祠祀三官四聖儀門齋厨方丈廡庫皆輪奐一  
新又堦所之側長松度南薰而夏寒杉桂照晴  
日而冬燠修篁美篠映帶軒楹誠乃先聖之奧  
區棲真之佳所也落成題曰寥陽萬壽宮乃購  
負郭田四十餘頃以爲道侶齋粥之奉公生平



度門弟子千餘人營道院三十區祈晴禱雨靈應甚多歲乙酉八月十四日告以逝期超然而羽化春秋一百二十有齡戊子葬於明王臺先是高唐王追贈崇真之號至和戊辰牙納朱里遼王加公崇真頤教輔道壽陽真人其師加純真體道惠物葆光真人加法弟周志通冲虛凝寂洞照真人是年春二月弟子王志道楊道興抵京師謁余請銘銘曰玄黃肇判一氣洪鈞天地橐籥惟曰谷神玄牝之始衆妙之門陶甄萬

彙用之不勤猗歟劉公道業精懃妙齡入道師事純真金真正派祖席長春德操清杏聲譽流聞殿宇宏建像設嚴陳華椽碧棟煥爾惟新慕孫公和猶祈孔賓翛然高舉乘彼白雲清風百代末播貞珉

東嶽廟記

元曹時晦學正

鬼神造化之迹無物不有大而覆載光而照臨流而川峙而嶽與夫昆虫草木莫不有鬼神爲主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有天下國家者視等衰



而歲享之庶幾陰陽和風雨時不致霜雹雷震之變水旱疾癘之災所以保養民生於安全之地也亳州東岱行宮至元乙亥歲耆民劉文興等合力創建正殿四楹東西廡獻堂神門通二十楹今歷六十稔矣風凌雨露朽剝將墜過者悼之至元重紀之三年有王仁李友直徐旺等遂規劃楮幣若干緡一撤舊而新之虹棟桓楹倍蓰於昔結構鞏固簷宇宏深遠而視之有山出雲飛之勢於是奉像設於中葺金碧增輝而

又甃完中塗瓦覆周垣芳樹陰森扁鑰堅固誠棲神之增地也厥功告成寥陽宮提典張冲真屬予文紀其興構之巔末於石以示將來抑嘗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季氏魯大夫也而用旅夫子猶譏之而况民乎切惟境內祠宇有土之責廢而勿葺厥職曠矣爲民者乃踰分代之舉政可知已雖然敬神者事天之道也與崇異教捨萬金而求不可必得之福者有間也好義贊成者其刻於碑陰以垂久云



亳州興造記

明王鏊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遙爲桑林之野桐宮穀熟往往而在春秋時爲譙邑秦漢而降或爲縣或爲州或爲郡爲君爲國紛更不一明初復爲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其境大貨穰將強卒武不爲尊官無以鎮之宏治丁巳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爲州體視大邦時東魯王侯沂以選

來知州事喟然歎曰茲惟殷之故都今詔所陞延而卑陋弗飾予何以視事於此乃鳩材庀工以興壞起廢爲任謂教化莫先學宮乃重新大成殿飾孔子諸賢貌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黌舍又築郡厲壇於城之北社稷壇於城之西風雲雷雨壇於城之南又作城隍廟寢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於分司之東府館於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軍儲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然後曰吾亦有



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東西  
列吏舍後又作庫樓二重門固鑄用戒不虞經  
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敦學有次享祀  
有所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  
各有寧宇其所建又皆高廣宏敞丹雘煥然遂  
非昔日之毫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甍之費至  
有千萬役亦大矣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  
所從出行之有漸故力雖勤莫知所勞也侯於  
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

譏子產不知爲政則邦之改作亦有所不得已  
者乎夫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怠侈  
固非也怠亦非也若侯之作其宜然乎可謂知  
爲政者也於是州之士夫咸來求予文鑱石著  
侯之功使來世尙有考也

湯陵碑記

明 李丕顯

嘉靖甲辰余承乏奉命來涖茲土旣至則欲按  
彼古湯正域舊區雖世代凋謝幅幘無稽但撫  
若川原盤鬱察爾人心土俗不大異古雖獷狽



之民或弊吾良於是爲之喟然興嗟又想見當時誓諾所紀肇修建中之政並制心事之訓真足以垂法後人直欲弔彼古湯君臣於千百世之上如將陶陶焉入於其境也於是訪之而得所謂湯陵焉夫距古旣邈遺憾猶存顧斯陵之修舉關政治之得失是庸可以弗葺乎哉惟時州守臣王子家相副守傅子棨等罔不樂事協恭以贊厥成矣祠完而堂房有翼經緯有章歲時嗣祀籩豆旣陳黍稷惟馨庸臯千禩蓋帝王

之治雖易代旣遠而聖人之德罔不煥然光也是烏可以無傳以末久是垂哉余謹按之商書云王歸克夏自亳則克夏之年爲湯之元平湯卽正命自亳也及伊尹復政於太甲則曰復歸於亳越數世而祖乙都耿至盤庚復遷於殷蓋商室世圯於河水之患屢徙不一雖民之安土重遷者亦不得不從之故其陵寢布散蔓落易姓之後不知所自云嗚歎天地之氣數日月有薄蝕陵谷有湮沉世道有升降而斯陵依然無



恙君子曰於是可以觀人紀爾

湯陵碑記

明孫陞

陵在城北二里河北鳳頭村見郡縣表嘉靖二十三年同知傅榮封建三十七年御史張九功命知州張挺立廟堂門廊樹之松栢按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書有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所都明矣南亳在穀熟湯自商邱來始都之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作帝誥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山名湯所盟處春秋

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考其地理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外而皇覽亦曰亳城北三里有成湯塚云是亳者成湯首政之地斯民所當報祀於世世者也乃前此未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秋監察御史張君九功行部至亳詢其故撫然以爲缺典乃命知州張挺同知諸璋建廟於陵之陽祀焉廟成走書抵余以碑文請或曰亳之祀湯禮歟曰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又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此實有



功烈於民者也湯而不祀祀典廢矣矧亳爲湯首政之地而體魄之所藏乎商俗最重祀湯作帝誥孔安國謂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而盤庚之遷西亳亦曰茲予大享於先王則犧牲粢盛非亳之所常有事乎亳安得而不祀湯也按風俗通湯者攘也昌也春秋元命苞湯樂曰大濩濩者抃也夫湯之功烈赫赫在天下非獨亳人之所當祀而亳人生於百世之後乃能聿先奉假爲天下觀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哉肸蠁

音歇

之餘昔所云作福作災者今始有所定而

亳之民降福穰穰矣詩云勿余禍適音適餘猶

懈此之謂也若夫國之大祀所以爲萬世帝王

功德之報者則自有太常之典章在易用及

是役也崇德善俗教民以禮監察君可謂得觀

風之體要而州牧奉揚善意以存國故使歷世

厥典秩然修舉其能亦足書也作成湯陵廟碑

因以詩系之曰有娥立子曰玄王居於祗台遷

於商十有四世天生湯道古賢聖基必張驪宮



神告天降祥金符帝籙殊輝煌百辟來享商是  
常聖敬日躋官賞明一德咸有惟阿衡導我嘉  
師四海清仲虺作誥寬仁行桐宮桑林帝之鄉  
景山九九松栢長大河東去何湯湯猗那久廢  
誰云將國故常舉委道旁遺塚七尺城北方東  
都御史按水荒會行拜墓亳之陽持斧謨謀王  
有光新廟奕奕雲天翔十日得吉展玄堂金玉  
俎豆羅羶薌管聲嘒嘒鐘鼓喤我民世世來盛  
筐謚我皇運萬億昌

亳州學記

明薛蕙

漢東顏子治亳踰時而亳理視於學卑隘而侈  
顏子曰夫學以飭教教以淑士士以賓國予之  
責無以唯是卜遷焉吉相地於州之西南謀于  
衆衆僉曰善復請於當道者廼卽役焉踰年而  
新學成學之諸士謂蕙記之蕙廼言曰夫顏子  
之心則勤矣然非微第取位焉是求殆亦飭教  
淑士焉是圖且夫教弗飭士弗淑雖微第取位  
抑末矣蕙聞虞夏商周四代之代興也是故飭



教淑士之術相沿而具其教經而訓其士睿而  
哲夫子刪之載於六籍皆是物也及嬴秦氏背  
廢古制天下學士微矣二漢修復教術下歷於  
唐凡十世已十世之習或同或否約而數之厥  
失有五稽道真者失之謬矜事功者失之夸尙  
師訓者失之固志述作者失之浮專詞藝者失  
之卑時則有若賈誼氏有若董仲舒氏有若楊  
雄氏有若王通氏有若韓愈氏夫五子者當世  
之善士也其於五失未之或免也諸子何譏焉

至宋諸儒者作其議論庶幾夫古矣原經術以  
正始參庶得以廣用循敬義以謹學極性命以  
致道故曰其議論庶幾夫古矣我明造士黜異  
端屏詞藝而右經術故天下之士唯宋儒是師  
其言道德性命賈誼氏諸人或愧焉不可謂不  
盛矣若究其業之所就尙有不幾古人之一節  
抑又何耶夫學者之道有通有弊有枉有直攻  
其弊斯可通矣理其枉斯可直矣蕙於諸君子  
欲求如古之士也請先從事於茲焉



六經閣記

顏木

昔談理道不假於言言也者闕而後宜者也平  
 不言醫逸不言息煖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饑  
 寒疾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闕故  
 不言斯天之所以為天也深矣哉是故昧於機  
 斯言盡費於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于於紀  
 斯言法乘於度斯言節愆於和斯言樂道而足  
 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作哉故後賢之千言不  
 當古聖之一畫斯以理道為精粗弗以詞說為

繁簡者歟故言愈希則世變愈樸言愈繁則世  
 愈薄非關言者道有明晦焉爾由是觀之言也  
 者非聖人之不得已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  
 又何貴於紛紛之說乎吾為亳人建閣而藏經  
 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為是不得已之言焉

立帝廟記

明周 峯 長樂

譙城之東渦水之南立天上帝真武廟在焉凡  
 早潦疾疫禱必響應近年黃河入渦水勢衝激  
 岸日頽地漸及廟垣王公景德乃鳩工覓役創



屋四楹經始於成化元年六月迄工於七月規制嚴峻鎔鑊輝煌視舊制則倍蓰矣乃十日奉遷神像正位南面仙姝神將左右分侍爐瓶鐘鼓供養之具咸列如儀仍塹臺之四圍以限內外門臺之南以通往來託禪僧廣真住持以奉香火刻石記之

烈女廟祀記

萬夔 御史

魏曹叔妻令女海秀妻李氏毛繼妻宋氏合祀之名曰三烈祠萬夔曰亳湯之都也其猶有先

王遣風吹率之易與爲善此三婦者相去千有餘載全節守義以終婦道其心一也同有功于世教者祀典缺焉何以示勸於是邑人卜築爲祠合祀之落成於嘉靖乙未夏六月葢夔遷謫之明年也僉屬余紀其事余維令女執義不棄衰亡之曹氏其事著明具載史冊可以不贅李氏於嘉靖二年歲饑夫亡力不能葬身親負土爲墳悲號哀慟里巷爲之感泣隣媪說之族人迫之誓不他適抱女沉河而死越三日屍浮如



生女猶在手焉宋氏於宏治十三年夫亡年十八苦塊神主前每夜以夫衣爲覆四十年不出閨國哀毀傷目年八十四而卒嗚呼三氏女流耳貞一之摻始終不渝孰爲而孰使之耶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焉者古今如一日也乃世之學士大夫砥礪志行將自矢之終身未幾臨事變而阻撓者多矣豈婦女之弗若耶利欲害之也

吳郡守惠政祠記

明 賈三策

南平益軒吳公奉命守亳三年而政成天子嘉其績擢貳九江去之日百姓遮留不忍別僉謀祀之時以亂弗果迄今逾禩父老復聚謀曰若父母吳公繫百姓心久矣其在今日容可缺祀不一寓吾一念乎於是相與捐資庀材建祠邑之中隅而奉公像時竣事咸謂當有言以記之予不揣荒陋乃濡毫而颺言曰天下之族在祀典者非以其宣力王國勤勞民事已也昔文翁敷化於西蜀龔遂單惠於渤海直以歲月之間



遂能治化大行至今易世而下今人企仰不忘  
廟食無窮猗惟吳公宣譽嶺表海內聞風非一  
日矣吾亳得而父母之何其幸哉其慈祥愷悌  
可以扶危濟困簡靜重厚可以息事寧人虛懷  
鑒物則民不忍欺釐弊鋤奸則吏不敢犯潔已  
愛民撫循不倦質之古循良誠無愧矣以是而  
俎豆之其有以合古祀典之所載乎予生也晚  
嘗承公教丰采儀型宛然在目知公德政之入  
民心爲最深也夫人子之於親瞻依左右相忘

於無事其情未切惟不幸而相離則感慨思慕  
之情於是爲獨至公今去亳矣百姓之思未已  
也自茲祠旣建無朝夕登降其前不無少慰未  
子依依之至情矣予觀禮於父老之末從父老  
命次叙顛末以識歲月云

張公惠政祠記

方宏靜

戶部

乙卯秋涪陵張公奉命守亳今迨三年矣亳民  
立祠祀之初公之蒞亳也政弊民疲俗競悍靡  
淳公詢諸父老於厥舊政都齋夜思不遑寧處



咸舉而更新之無何百廢俱興因革緒理且公  
警敏天成聽斷如響撫孤弱摧權豪但見訟者  
服誣者慶懽聲載道境內帖帖無異詞府中案  
積次第檢結時復值東南戎馬之擾勢難支措  
公從容應變事辦而民不告勞其他新久廢之  
學宮闕舊缺之神道陵廟公所城梁坊市煥然  
改觀者不能悉數今茲湯墟和氣視昔之嚴霜  
大凍者有間矣毫之士夫頌於公氓庶歌於野  
里胥樂於官咸曰我朝將百餘年矣如公者幾

人使其泯泯而去奚以表遺澤乎此祠之所由  
建也方祈神籲天恐公旦夕遷秩無以長庇我  
毫民豈知直諫難容貞白易污適有厚要於公  
者而公不以其欲其不遇也必矣公自處吾寧  
自病而不以病民雖愛公者售自全之說而公  
終不從公高人也士苴世故久矣取非其有而  
屈已賂人計不爲也公坐政嘗以鬼神自鑒瞬  
息不忘對越至於摘伏發奸亦往往奇中人是  
以異公之政而不知公之心事原於鬼神相依



附也今已未春卽於譙國之中街立祠設像以祀期月而告成夫祠之成民成之也而其成之果而且速畧無疑怠者民不知公亦不知也公惟知盡守土之責已矣夫礪石樹碑所以垂於末久而立祠又所謂希曠之典也民之祀公公之祀於民是豈偶然也哉予宗黨多商於亳挹公之潤實深且久亳士民暨武平衛指揮吳騰等因予兄而囑予文故僭爲之記公名穉字茂舉號得泉邇聞公有勇退意夫以公之才之敏

可統攝江郡矧海內多故允資敏哲鴻功駿業固未有涯也欲遽拂衣得乎因及之

薛考功祠記

李先芳

余初讀薛考功集愛其滌濯滓穢寄芳腴於至澹有六朝以上風骨想見其人必倜儻獨行之士也旣弗克見則欲造其廬收遺書以傳諸後嘉靖癸亥余以尙寶卿武謫遷同知亳州事始詣考功之墓閱文徵明唐應德所撰墓銘若表及中丞南岷王公所收遺書序憮然歎曰考功



先生節義文章盡在是矣因過西原草堂瑩心亭誦壁間喬蘇二尚書馬中丞諸公詩疎竹數竿大石巖巖清標恍如有見亦賦詩以弔之無何鑿察御史肅庵朱公臨郡余率國人請曰本朝弘德以來文人最賢者惟信陽何大復亳州薛西原砥礪修行高朗令終載於名臣錄久矣德清蔡中丞爲大復立祠專祀而西原未之及也且無嗣尤可痛悼時南岷公以少司徒閱兵維揚余晉謁如其請且曰是吾意也兩院檄文

俱下乃卜城東二里許薛氏故瑩之旁實爲屬目之地方召工營之考功弟子國學生薛衢頗以學行禪其家乃扣郡曰方春恐妨民役衢家尙克堂構也願代成之郡相孫使君察其誠欵俾竣乃事復齋十金助之余亦採大木數圍樹坊以表其門衢懇余爲記余惟先生之初弱冠也儀封王浚川見而奇之後爲忘年之友先生之家居也有岷公見而友之未爲莫逆之交二公以大諫名御史一外補而得西原所得逾所



失矣余不佞待罪內臺出倅茲土粗通聲韻靡  
所取裁思欲執經先生門下竟不可得旣聞父  
老述其歷官居鄉之行令人悚心拭目歎服久  
之爲我程法者豈惟雕龍之技哉奈何不我時  
構徒切山斗之仰耳嗚呼先生以瑰瑋卓絕之  
才而秉謙懿受虛之心以宏深靜專之體而負  
方剛耿介之氣以沉潛明睿之資而積克已居  
敬之功是以抗節世氛攘衣從好所蹈益備而  
不自已所學日邃而不自知特悟衆妙優入玄

境詩文其餘事也晚年閉關解體忍性黜聰而  
考註老子自號大寧居士亦紫陽註叅同之遺  
意固不害其爲通方博雅之君子也嗟嗟先生  
旣沒時有六載祠之落成創自今日首倡建議  
之端木享鍾虞之祀宵覩瞻之在邇令聞傳之  
無窮士林缺典不爲無補而夙心亦少償矣雖  
極被嚴譴無悔也人言士有曠世而相感者夫  
豈偶然哉茲叙其大都并前挽詞一章鐫之石  
云



薛考功遺書記

王廷中丞

始予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博綜羣書綴緝藝文聿追古昔爲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業已罷歸求得西原集讀之並早年之作古雅典則清邁簡遠駸駸入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爲詩人耳後余爲御史謫判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賁跡邱園潛心性命精詣遠養迥超物外在亳凡年餘率間日一會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叩道蘊評隲古人商求政事而先

生才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不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瞿然覺惕然省也而行履之純充養之粹取與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豈但爲人師已耶余聞先生與故相以文字交厚及故相入爲輔弼勢張甚猶數入聲移書訪問先生竟勿答也其刻西原集乃併平日所作贈貽詩刪焉嗚呼世之文士往往挈其所長結好當路或尅方爲圓抵隙求通不遂則頊頊然不自得者何限而漠然視之若將浼已者此其意豈惟



今人難之雖古人以文學名世如子雲投閣之  
 辱子厚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雖中立楊時亦  
 不免焉觀此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予為蘇州  
 時嘗托衡山文子詮擇先生詩文為考功集四  
 卷行於世予猶收藏遺書一卷至維揚因出與  
 艾陵沈子商之以為不可無傳也因屬校正且  
 付之梓使世之求知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大過  
 人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沈撫軍平寇安亳記

本朝 李來泰

順治十年九月山東總兵海時行以膠兵判嘯  
 聚數萬屠掠州郡將南下寇亳時沈公以撫節  
 鎮淮聞警知亳州為西南要地逆所必圖而附  
 近不足以禦賊非躬行不可乃即率將士啣枚  
 西向日夜兼程以赴援當是時亳遭流寇傷殘  
 安輯未及十載哀鴻甫集膽怯傷弓雖城中知  
 有固守而郊關復虞前輒及逆兵方抵城東北  
 三十里而公赴援已至於是乘逆猶未安營四  
 面疾攻自午至酉逆眾且強未得少挫公乃親



執桴鼓督攻踰時逆勢稍却公大呼於陣前日賊靡矣衆復奮力齊擊逆遂崩敗追殺數十里自九月二十九日逆兵抵亳境而公接適至不越宿而數萬之強寇卽勦平之成功之速而地方不遭其害亳當四衝之區而城小兵微每遇寇起多不能支明自崇禎八年春流賊焚殺北關後復遭寇變凡七年之中計有六次至十五年之變爲更慘此生民之不幸雖氣運使然而實守禦之無人也夫上無明君則下皆懦帥民

之所以遭殘上有聖主則撫皆老成邦之所以獲寧也兵革之事何代無之唯在督撫得其人耳公以垂危之亳而使獲復安堵摧強寇於一旦令民若不知有攻戰者固公策應之神速而亦

朝廷任擇之精知人則哲也逆自破散後尙有未盡受誅者公思不滅之無以安衆盡滅之復傷天地之和乃下招撫之令首事者卽縛轅待罪而餘衆亦一時投戈矣於是安插降衆給寧係累



所獲資物悉犒之將士入亳城之日老幼懽迎於路接踵三十里公慰之曰仗

天子威靈不致逆蹂躪茲土是爾民之福而有司之克守也余何力之有焉是役也凡軍需不擾民一物雖壺漿之獻亦固却焉垂橐而入竟宿還軍淮上公諱文奎奉天籍浙江會稽人

九日讌譙樓記

本朝 高搏九

丙申之歲節屆重九太守張筵招集羣賢於南城譙樓之上列菊爲屏一絲一竹設而不張客

至揖坐不立監史觥酬交錯更僕不厭旣而撤幕啓窓近眺遙矚秋氣橫空金飈振木辭柯依榦丹黃殊狀極目蒼莽一望無涯逮俯視城郭首尾相啣襟帶渦流交閭撲地聖宮玄殿森然峙立帝德王功依稀若接四顧誠可樂也斯時或倚窓寄傲或握手談心或對花悅目或撫景生情各適其所適而莫之拘焉及更盞加爵移席聯几遠述古烈近討時事銀燭重剪高談轉清漏下數鼓晨星窺戶姝子輸誠大夫前席余



乃離坐而言曰古今勝遊以良晤爲足述如蘭亭之修禊事黃鶴之溯仙踪岳陽表憂樂之懷醉翁盡山水之興皆以爲一時之美談若夫簡兮抱志於榛苓淇澳興懷於菴竹美人在望盛德難忘夫不有進焉者乎當此鼠不驅人鴻不悲野共慶再造之日而良辰在目優游言歡凡在坐之同人吏有仙風士無飾節傾魯酒而話唐風寧得僅等之登高之遺事已耶於是不辭固陋而記之

來鶴亭記

張廷玉

余髫年獨善之時旁搜百代之典籍見古史所書陶侃喪母有鶴化二客來弔羽衣蹠蹠不哭而返余初以爲奇旣而思之人能格天况於物乎此理之常無足怪者雍正元年譙郡李長桂有來鶴一事鄉里士大夫述所聞以告余詢其故以葬繼母魏氏築室於塋哀傷所感余桐城人也與譙郡本屬桑梓因乞余作文以記之余以爲孝庸德也守之可以盡倫克之可以盡性



推之可以宜民極之可以動物粵稽有虞烝乂  
致底豫之休而大孝彪炳於兩間亦越我周定  
省效寢門之轍而純孝昭垂於奕世之二聖者  
固曠代一遇者也後之凡民竊其芳徽慕而效  
之非失之矯卽失之僞從未有出自性成與之  
絜短而較長者然如余所聞之李子則又陶侃  
之遺風於今未墜也夫鶴仙禽也今且無論其  
環遶鶴鳴必和今且無論其羣集而第以偶棲  
墓側想亦廬墓時思其音容思其嗜好入室出

戶僂見愾聞所致者里民爲之鳩工庀材以建  
此亭也亦宜余生平上稽載籍下採方言舉凡  
目見耳聞若此者不可勝數而於今所聞愈知  
孝行之隆不擇於人感物而動不擇於地倘由  
是而傳爲家法將仁風藹然於一門由是而成  
爲風俗將孝道不且相勸於一邑乎不勝爲之  
期望也是爲記

龍鳳溝碑記

盧見曾

毫之水患非天爲之也毫無高山大陵亦無培



塿四郊之外如平洋惟西北少高然甚狹東南廣數百里皆窪下之地雨澤時降則泛濫而無所歸河之受水者南有淝北有渦貫通二河有古乾溪之溝而乾溪之淤塞固已久矣水患之尤甚者洛河中心溝油河諸水皆會於三漲口之清游湖又兼受河南隣邑之水故其勢益浩汗所恃以入渦者則有梭溝而梭溝之淤塞又已久矣其南之達梭者則有牛毛河其東之入渦者則有皂溝田家溝脫韁溝悉皆淤塞不治

故知非天之爲災也不盡力於溝洫者之過也雍正九年予以蒙城令代理亳州已知其水患之可以除卒卒未三月而去又四年自六安調治亳乃得親履其土度其勢而爲之始至則欲開梭溝然梭溝有砂疆十里不可以開紛紜衆論莫之適從予思渦之兩岸皆土擇其卑下之地別開一溝以分三漲口之水而達於渦則利等於梭溝而工省於砂疆計已決有告予者曰水之達渦者舊有龍鳳溝雖已淤塞而形勢依



然夫土之淤塞十不敵砂礪之一計惟開龍鳳溝以復其故道則水之阻于砂礪者既可由龍鳳以入渦而龍子岡黃家溝之由牛毛河以達梭者亦皆由龍鳳以旁洩於渦而諸水悉治予因集紳士耆老而共議之計工若干計費若干財賄之所出力役之所征一聽民情之所願時則倡事者有人出貨者有人督工者有人予又時以酒食勞之不數月而龍鳳溝以成於是牛毛河入龍鳳溝龍子溝自斗溝至河黃家溝自

老龍湖至河河自樊家橋至修家溝皆開淤通道以入渦而白魚港則由皂溝入渦狐狸澗則合田家溝入渦田家溝並脫韁溝前後相繼成功而亳之水患除十八九矣至乾谿溝雖不可以不濬而猶可以稍緩且綿亘四十餘里兼有橋梁待修予將以二三年圖之而今已遷廬州是繼予者之責也已噫予興水利於六安十之成八九矣而調治亳予除水患於亳十之成又八九矣而遷廬州將行皆眷顧依遲而不忍去



安得不惓惓焉致望於後之君子吾知當

聖明之世任司牧之責人有同心必不忍隳前人之  
功而自病其民也溝之長與深廣丈尺並出貨  
其事者之姓名皆載之碑陰以誌不可磨滅云

柳湖書院記

華 度

國家造士之法備矣辟雍鐘鼓隆于國學而一  
州一邑之中人文輩出又令建設義學廣爲陶  
鑄以備他日舟楫塩梅之用典甚盛也予始承  
乏金豈卽宣

上德意遵奉舉行及乙卯歲遷知是州輒復留意知

有柳湖書院者爲州紳行人劉君恩沛所建屏  
除蕪穢結構精嚴士子負笈而來者寢食講誦  
各有其所而且地處城隅絕遠塵境柳岸輕風  
湖心活水頗有魚躍鳶飛之致予旣服劉君之  
善推鄉國而又喜多士之足以相與有成也廼  
捐資延傅設帳傳經集城鄉之秀者肄業其中  
朝夕誅誦春冬不輟越二年于茲門墻日衆有  
志之士皆以讀書名理爲已任矣方今



聖天子加意作人菁莪棫樸遠邁成周士子生逢明  
盛仰承德澤果其好學深思浸淫不倦必有揚  
扨風雅鼓吹休明以上膺 君相之旁求者余  
將拭目而觀文教之成焉是爲記

亳州志卷之十四

共三十六頁